



【美】罗伯特·埃斯纳 著

被误解的经济



THE MISUNDERSTOOD ECONOMY:
HOW IT COUNTS AND HOW TO COUNT IT
ROBERT E. ESNER

被误解的经济

【美】罗伯特·埃斯纳 著

侯 玲 译 达 洲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字:01—95—3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误解的经济/(美)埃斯纳(Eisner, R.)著;侯玲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3

ISBN 7-5011-3403-0

I. 被… II. ①埃…②侯… III. 经济-研究-美国 IV. F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483 号

The Misunderstood Economy

Copyright © 1994 by Robert Eisn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l Inc.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International)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被误解的经济

[美]罗伯特·埃斯纳 著

侯 玲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鑫欣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70,000 字

1997 年 3 月第一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3403-0/F·486 定价:12.00 元

中译本前言

美国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经悲哀地谈到，有许多经济学家，太多的经济学家，总认为他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用降落伞空投到任何一个国家，有计算机为武装，就能立即开始解释那个国家的经济，并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他们甚至不必了解那个国家的特性、数据或者那个国家中的任何机构、特点或历史。我不是他们那种人，而且我希望下述文字将足以证明我的诚意。

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很有必要向他人的经验学习。我接触过的中国经济学家肯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认识到，他们必须了解这些经验，掌握现代经济学工具，并使之适用于他们自己的需要。

这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从指令经济为主向市场经济为主的重大变革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政府在尝试这种转变时，常常盲目地追随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处方，但那只是使他们的经济变得更糟。许多领域内的生产垮掉了。国内生产总值灾难性地急剧下降，生活水平出现了悲剧性的降低。在许多国家中，一小部分人暴富，而大部分人却陷入赤贫。

中国一直在走一条不同的路，并且因此也是一条比较成功的路。在旧经济未被新经济替代之前，它没有去摧毁旧经济；它也没有先陷入灾难性的衰退，就显示了非凡的经济增长率。它被人称为继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之后的东亚新奇迹，而且由于它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很可能是所有奇迹中最壮丽的一个。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来看,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其总产值会相当于美国今天的总产值。三分之一世纪之后,大中华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最大经济。从中国如此成功地奉行的道路来看,我的诚意是完全值得的。

然而,我认为,从我谈到的美国经济中有许多东西可学。我这本书的小标题:《计算什么和如何计算》就是我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东西。在美国经济中计算的东西在中国经济中肯定也要计算:生产总量或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和失业,以及为将来作的储蓄和投资。这些因素,经过适当的计量,还有我在本书中未经充分讨论的收入和产出在人口中的分配,都必须是首要问题。其它经济变量,如政府债务和赤字、外贸和国际收支的失衡、外汇的数量和汇率、货币供应增长率、甚至还有通货膨胀率,全都是第二位的,除非它们变得太大,影响了市场效绩。只有在它们达到了影响对经济的基本实际计量的地步,它们才是重要的。

像美国一样,中国必须首先看它的总产出或国内生产总值,那是它的人民能以当前消费加上为将来的投资享受生活的途径。然而,这一指标很可以延伸扩大,以考虑到非市场的产出,特别是家庭中的产出。它也应适当地计算环境的恶化和改善。中国还应当意识到,某些产出基本上是中间产品,应该扣除,以得到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理想计量,较为近似地反映出最终用户可以买到的产品。这里,中国主要应该减去的部分,也同在美国一样,是军费的开支。无论好坏,或者是否必要,这部分开支都不是当前消费的商品和劳务,也不是为将来消费的投资。在中国也同在美国一样,首要目标应该是使这种扩大了修正后的产出指标及其增长率达到最大限度。

要使这一产出及其增长率达到最大限度,关键的是要实现和保持劳动力队伍最大程度的就业,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随着产出增长得越来越大,受过越来越多教育的工人们被带进市场经济。中国众多的人口应该成为它的力量所在,但那必须是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口。

生产性就业对产出是重要的。但是生产性就业本身就很有价值。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他为犯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成为社会和他自己的累赘。

每个社会必须考虑它的现在和将来。未来几代人的福利依赖于**他们的**产出,这种产出又反过来依赖于他们中有多少人在工作,还有他们使用了多少资本。同美国一样,中国必须为它的将来投资,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资本投资,公共的和私人的,投资于厂房和设备以及研究、教育和保健。

中国总是尊重老年人的。中国必须像美国已经做了的那样,为那些完成了他们工作年限的人提供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使他们能安全而体面地过完他们的一生。在美国,人们对我们能抚育和赡养“婴儿和祖母”的能力存在着很大的错误认识。这种认识认为,当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后,譬如说,到2030年,美国每位老龄退休者就只靠3个人的工作来赡养了,而在今天是5个人;因此,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削减老年人的福利。这在美国并不真实。即使以美国最普通的产出增长率来看,比中国目前的增长率要低得多,商品和劳务生产的增长以及用于购买这些产品的收入的增长,也会使所有的人——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将来都能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东西。

中国人口统计的变化引起更多的关注。如果一家一个孩子的政策继续下去,并得以全面的执行,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1—2—4”国家,其中每个工作人员会发现,他或她在赡养父母双亲和四位祖父母老人。那么,如果将来某个时候一家一个孩子的规定取消的话,老年人对工作人口的依赖比率还将与

幼年需抚育人口的增长同步上升。因此，中国在这段时期的各年度中，应使非常高速的持续经济增长成为比较重要的事情。

中国读者可以从了解美国计算哪些因素——就业、国内生产以及为将来的投资——而学到一些东西，也会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经济。

罗伯特·埃斯纳

1996年2月8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

前 言

我在开始教授经济学原理的课时，总喜欢讲到它结构中的逻辑错误，一种错误的推理，即：对局部是正确的东西，对全局也是正确的。

在经济学之外，这有许多现成的例子。我指出，如果我按精确的比例判分，使这个班里能得5分的学生严格限制在15%，那么学习努力的学生得5分的机会就多一些。但是，不论他们所有的人多么努力，他们都不会使得5分的人的总数增多。

我为学生准备的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盛大的足球比赛门票全部告罄——不像近几年在西北大学出现的情况——早到体育场就能使球迷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座位。但是，西北大学的校长多次宣布，要求早去排队的人不要让“加塞儿”的人看上比赛。

那么，回到经济学上，我问学生们：“你们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在周末有的钱比周初少呢？”有人暗自发笑，可最终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他们当然可以很轻易地把钱花出去，或者干脆把钱借给别人。我又说，我跟艾伦·格林斯潘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中的权威人士们达成一项谅解，他们将至少有一个星期使经济中的货币总量保持不变。这无疑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但是假设他们设法做到了这一点，明显的是，要是一个人不要钱，把钱花掉或是借给别人，总有人得到钱。如果有某种更高的权力保持货币总量不变的话，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都不能减少或是增加我们拥有的钱的总量。

另一个好例子是，美国内地的兄弟姐妹们仍然懂得他们同农

业的关系。每一位农民都可以通过努力劳动，把更多的谷物带到市场去而增加收入。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努力劳动，并都带更多的谷物到市场去，供应的增加就可能会使价格下跌，使总收入——从而也使每个人的收入——大大减少。

那么，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又怎样呢？让被解雇的经理们准备更出色的简历会有帮助吗？或者，失业者真的愿意成为“抢椅子”游戏中的失败者吗？在这种游戏中，最敏捷的孩子能抢到椅子，但每一轮总有一个孩子不可必免地抢不到椅子。

压低工资会有帮助吗？一家单个企业可能会发现，如果它能使工人接受低得多的工资，它就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足够多的产品，而不解雇工人，或许还可以多雇用一些人。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把削减工资当作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呢？或者，降低工资和价格将在总体上减少购买力，而且如果可能的客户都期望将来会有更低的价格而不肯买东西，是否所有的企业都会过得不怎么样——或者更糟呢？

价格的作用被人们广泛地误解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声称我们反对价格上扬和通货膨胀。当然，我们是不愿意“付”高价。但是每一位买主都对应有一位卖主。我们不愿意花较多的钱买一所房子，但是如果我们是卖主，我们就会很高兴接受一个较高的价格。而且，我们也不在乎以低价买了房子再以高价出手。如果我们是生产者，我们愿意低价购买原材料，尔后以高价售出最终产品。

如果我们借钱买耐用消费品或者买房子，或者，如果我们从事为新建厂房和设备投资而筹集资金的活动，我们就会喜欢低利率。近来有许多房主就是通过低息取得再抵押贷款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现金流量。但是，同样，付低利率的人数与那些在活期和定期存款上接受低利率的人是一样多的。事实上，他们并非是一样多的。那些从政府证券上收取利息的人也得到得较少，这里的唯一赢家只是美国政府。

由于没有意识到这种共同观点只适用于个人，并不适用于整个美国经济，对美国经济非常普遍的理解是混乱的。我将提醒读者注意许多曾被最广泛地讨论过的问题以及对国内政策的批评。这些问题包括：预算赤字和债务、贸易赤字和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欠债”、国民储蓄和投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以及衡量经济福利的基本指标。

最出色的工商界领袖可能知道怎样在市场中增进一个公司的利益。但是，把对单个企业有好处的规则应用于整个经济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个认为自己的债务过高，存在着危险的企业，可能会推迟对新设施投资，直到其财力比较宽裕便利的时候。这一企业可能会削减成本，并且甚至在销售下降时也试图保持价格。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在面对一场经济衰退时，竭力要削减开支并提高税率，以保证税收，使债务和赤字能下降，对美国商界，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就是死亡。公司失去客户，这些客户可能是政府本身，也可能是公众，它们的购买力或由于增税或由于削减政府开支而被削弱了。然而，有数量多得惊人政治家，似乎就是要推动政府去做这样的削减。

由经济学家提出的极少数明智格言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没有不掏钱白吃饭的事儿。”但是对于整个美国经济来说，可能是有不掏钱白吃饭的，而且不能利用这样的事，可能也会使我们中的某些人没有饭吃。这同“机会成本”这个有用的经济概念有关。任何事情的成本就是为取得它而付出的代价。那么，如果我们为穷人免费提供吃饭，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多余的食品，不然这些食品就会被浪费的话，那么成本会是什么呢？政府向挨饿的儿童提供食品，成本又会是什么呢？那些本来就失业，可能由于准备这种午餐而得到收入的人们，没有这项工作就会失业，会因此而确保获得购买食品的必要手段吗的人们，他们的成本又会是什么呢？

如果读者在阅读以下篇章时有疑问的话，我要求你们保持一

种开放的心态。回想一下那些人吧，他们在好几个世纪中都不能想象地球不是平面的，天际中的繁星不是围绕地球在转。这应能提醒我们，事物常常并不象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对个人看起来是灾难的事对国家可能是善举。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大萧条的年代经济危机徘徊不去之时，经济学领域中流行的正统理论不能对此做出回答，一本书的出现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当时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以这样的短语开始他的前言：“本书主要是写给我的经济学家同事的。我希望其他的人们也能理解它。”

我希望我的同事能读我这本书，但是本书主要是写给并非专业经济学家的人们看的。它以各个层次的企业经理、财经管理人员、政治家为对象，而且，最重要的，以为数众多的民众为对象，他们已经被有关我们国家该如何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的尖锐而混杂的争论弄得不知所措，并且感到失望了。

我相信，我的专业同事们会发现，本书里没有什么他们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们已经就大量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在神秘的专业杂志中讨论了一些年，但是争论仍然存在。

现在是该让广大的公众对争论的范围以及争论点有所了解的时候了。经济学有一个“沉闷的科学”名声。但是，无论是这一学科，还是它所要阐明的经济都不必是沉闷的。本书可能会帮助我们看到，明天和今后一些年中，我们#FH作为一个总体#FS通向一个更好的经济，一个更好的世界的途径。

我非常感谢罗伯特·J·戈登和艾伦·L·西耐对本书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手稿的评论。我也同样感激下列各位的评论和帮助：卡洛斯·S·卡森，第二章；J·斯蒂芬·兰德菲尔德，第四章；哈里·C·巴兰坦、斯蒂芬·戈斯、劳伦斯·J·科特里克夫和罗伯特·J·迈尔斯，第六章。玛丽·埃克尔斯和伊迪丝·埃斯

纳在编辑上提供了有用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没有一长列优秀的大学生研究助手的帮助，这项工作几乎就不可能完成。最后，在完成最后的手稿以及表格和插图的近乎疯狂的劳动中，则有塞蒂斯·雷迪和戴维·A·佩里的帮助。

我也热诚地感激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社：它的社长波拉·达菲，还有斯科特·马勒，那时，他们承受着压力，说服我承担起这项工作；纳塔利·格林伯格，指导我做了无数的编辑方面的改进；霍利·韦伯，我那刻苦高效的文字编辑；还有尼克·菲利普森，我的编辑，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前言.....	(5)
第一章 本书是讲什么的?	(1)
第二章 衡量经济福利.....	(6)
第三章 为了更美好的日子而储蓄.....	(30)
第四章 嘴上哭穷的美国——世界中的美国.....	(53)
第五章 关于预算赤字的正当见解和无稽之谈.....	(81)
第六章 帮助婴儿和祖母:关于社会保障和其它 代际转让的神话.....	(114)
第七章 更多的误解和神话:货币和通货膨胀	(138)
第八章 所有错误概念中最大的错误:自然失业	(160)
第九章 该做些什么呢?	(187)

第一章

本书是讲什么的？

“在(英国公共)债务增长的每一阶段,明智的人们都严肃地声称,破产和毁灭随时都会到来。然而,债务仍然在不停地增长;而破产和毁灭也仍然象以往一样地遥远。”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勋爵,关于 17 世纪英国公共债务起源的论述,载于《自詹姆斯二世以来的英格兰历史》,哈珀兄弟出版社,1862 年,第 4 卷,第 410 页至第 411 页。

“长期的经历使我们相信,英格兰在 20 世纪偿付 16 亿英镑债务的能力,很可能会比其承受目前债务的能力强。但是,为了使这成为可能,那些非常自信地预言这一点的人们认为,英国必然会沉没,先是在 5000 万英镑债务压力下,然后是在 8000 万英镑债务压力下,再后是在 1.4 亿英镑债务压力下,最后是在再加上 8 亿英镑债务的压力下。这是所有的人由于一个双重的错误而不能认识到的。他

们大大地高估了这种负担的压力；他们也大大地低估了承受这些债务的实力。”

——麦考利，第 414 页至第 415 页。

“一国股票的增长难道就不会成为其贸易增长的一种工具吗？而一国目前信用的增长难道就不可能被解释为其股票的增长吗？公共基金的贷款难道不会成为英格兰的金矿吗？而会使这一贷款减少的任何步骤难道不该令人畏惧吗？”

——乔治·毕晓普·柏克利，关于英格兰公共债务的价值的论述，1735 年。^①

在 1992 年大选期间，在里士满进行的关键性的第二场辩论中，曾经有过一个生动的时刻。一位诚挚的女听众问布什总统，“债务”对他个人有什么影响。那时，我立刻想到：“好一个一针见血的问题！这个问题极少有人会想到问，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易回答的。”有多少美国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布什总统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他说他没有理解这个问题。他被难倒了。我知道我也许可以回答那个问题，但是我对提问者下面的问题没有把握。我也许可以就我的问题以经济学家著名的方式——一方面，然后再另一方面——给出我自己的复杂答案。但是，那个提问者到底想知道什么呢？

仲裁人卡罗尔·辛普森，很快就看透了，就出来解围。她提示提问者，她心里想问的是衰退和随之而来的艰难岁月如何对总统个人产生了影响，而那位提问者感激地点头表示认可。

^① 引自詹姆斯·D·萨维奇：《平衡的预算和美国政治》，（伊萨克和伦敦：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54 页。我非常感谢萨维奇博士，因为他的这部优秀著作使我得到了许多用于本章和以后各章的引语。

对个人来说，我们都会把欠债看作是一种负担。如果我们失业了，我们可能不得不借钱，使餐桌上有食品，或是付房租。欠债和艰难岁月对那个提问者来说是同义词。

这时，比尔·克林顿接过了这个问题，澄清了它，也利用了它。他解释了自己曾怎样密切地了解过人们的经济苦难与艰辛，这种苦难与艰辛对人们意味着什么。他把提问者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民争取过去了，从而赢得了大选。“美国经济，愚蠢至极！”成了他的竞选口号。

克林顿总统的成功现在绝对要靠他改善美国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的能力了，而生活富裕程度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成份是经济的状况。然而，几千万投了克林顿票的人们，还有令人吃惊地投了罗斯·佩罗的 2000 万人，或者，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对布什感到失望的人们，是否全都懂得联邦债务并不是经济苦难的一种衡量标准，或者甚至可以说，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

什么是经济的适当衡量标准呢？关于人民的受苦程度或是富裕程度，它们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错以为和误用的预算赤字和债务。它们不是政府“开支”或税收的数额。它们不是我们的贸易赤字，或进出口逆差，或外国在美国的投资数额。这些数字已经引起了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误解和不恰当的指责。

答案的线索也许可以在正好公布于克林顿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看到。“创造就业机会或减少赤字哪一个更重要？”受测人被问道。如果不想一下的话，有那么多反复告诫人们赤字的灾难并得到广泛宣传，支持意见肯定是赤字必须削减；但是 65% 的回答是创造就业机会，而只有 28% 的回答是削减赤字。

毕竟，能使美国老百姓感到不愉快的最大的经济灾难就是失业。我们对就业和失业的衡量指标描述了实际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工作，我们就能维持生活。没有工作，我们就一无所有，而

且,无生存可言。

我猜测,对许多人来说,成年的最重要标志并不是他们的一次性体验,而是找到能带来经济独立的找到工作。有了工作,一个男孩就能真正意识到他成人了。而且现在,有了工作,妇女才能充分地意识到她们自身。

但是,正如就业在人们心理上的重要性一样,它对我们这个相互依赖的社会同样重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维持生活——得到我们的工人生产的我们所有人都要使用的物品和服务。这就是食品和衣服、旅游和娱乐、书籍和教育、治安与保健、汽车和电视。总而言之,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越多,我们就认为我们生活得越好。而如果有更多的人在生产这些东西或者,当然啦,如果原有的人们工作得更有效率,我们就能更多地拥有这些东西。上述例子大部分涉及到我们所说的“当前消费”,私人的或公共的,或者,生产和享受消费品所必须的那些服务。

生命是短暂的,但它确比一天要长。衡量经济的指标不能只包括当前消费,还必须包括储蓄——为未来消费所做的准备。由于今天的面包很快就不新鲜了,为了未来的消费,我们就必须为未来的生产做准备。而这又要求未来就业岗位上的工人是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的。为了明天获得的更多,我们今天必须更多地投入,积累资本,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种资本积累,我们叫作投资。

因此,衡量我们经济的最终指标,是供当前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总产出,以及为我们未来作的投资。这些构成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或者用国民净产值更好,减去生产中已经用掉的产品和资本数量,加上我们从世界上其它地方挣来的收入。原则上说,如果我们生产得多,收入得多,我们现在,或者/以及将来就有更多的东西去享受。